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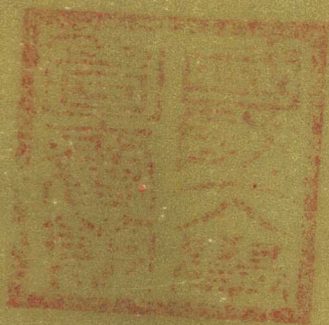
魂系中南海

● 喜民著





2 032 9372 9



魂系中南海

喜 民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魂系中南海

喜民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4插页 158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600册

ISBN 7-5059-1331·X/I·946 定价：3.80元



1955年6月毛泽东主席与黄有凤（左）等合影



1958年10月毛泽东主席接见全军机要工作会议代表时与黄有凤握手

目 录

第一章	生活的转折	1
一	这就是中南海?	1
二	培训的日子.....	9
三	红墙内的第一个夜晚.....	15
第二章	最初时光	19
一	海边之晨.....	19
二	怀仁堂前的误会.....	27
三	晚 会.....	33
四	一身新衣服.....	41
第三章	秘书工作	45
一	同副总理话家常.....	45
二	共和国的“管家”	50
三	和少奇同志作邻居.....	62
四	管图书的姑娘.....	73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他们	84
一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	84
二	我们的总司令.....	97
三	常香玉来到中南海.....	109
四	送亲启件到毛家湾(之一).....	114
五	周恩来总理与西哈努克亲王一家.....	120
六	董老和他的秘书.....	125
第五章	山雨欲来时	132
一	总书记支持我们读书.....	132
二	丰泽园.....	137
三	丰泽园与江青.....	141
四	他,微笑着走来.....	145
五	送亲启件到毛家湾(之二).....	150
第六章	卅字廊和它的主人们	157
一	卅字廊和我们的老主任.....	158
二	奉召许司令小憩卅字廊.....	161
三	悲惨年代的陶铸同志.....	174
第七章	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	184
第八章	领袖与群众	193
一	周恩来与仪仗兵.....	193

二	在毛泽东身边当译电员	199
三	我躺在了毛泽东的担架上	207
四	毛泽东主持的婚礼	212
五	人民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	222
后记		228

第一章 生活的转折

一 这就是中南海？

列车沿着漫长的京广线，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疾驰。庞大的蒸汽机车不停地喷吐着凝重的烟雾。这烟雾携风而去，慢慢地溶进那蔚蓝色的苍穹。

车窗外，山峦、河流、田野、村落相继涌入眼底。我凭窗而坐，斜着身，目光追逐着金色的稻谷、雪白的棉朵、鲜红的苹果，美丽的田园景色令人心荡神摇。这，就是刚刚经过三年自然灾害惨重锤击过的中华大地复苏后的第一个金秋季节。

井然有序的车厢里，漾起了悠扬的歌声：“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女歌手嗓音很甜，不时引起阵阵欢快的掌声。我情不自禁地透过密匝匝的人群寻找那位唱歌的人。她，是一位学生打扮的姑娘，婷婷婷婷，但又不失乡间女子的质朴。一直和我对面坐着的李长辰大概见我的神情有点痴醉，便讥讽地说：“别看个没够，要

看，我把她叫来。”我的脸唰一下全熟了。

后来他告诉我，她也是我们的同行者叫张菊香。几天前，我们彼此素不相识。经过在省城的短暂逗留，是“中南海”这个神秘的、令人仰慕的名字，把我们几个彼此不相识的毛孩子联系在一起，组成了这个小小的集体。昨天，临上火车时省委组织部的领导亲自为我们送行。并转达省委秘书长对我们的嘱咐：“到了北京，你们一定不要随便下车。啊，省里给中央打了电话，请他们派人到火车上接你们。一定记住，北京比不得咱们省城，中央机关的大门上不挂牌子。到了北京，你们要是自己去打听，那可打听不出来。”

就是从火车缓缓开动的那时起，我们几个人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晚上九点多钟，列车驶入北京。我们心里突突直跳，在座位上坐不住了，都挤到车窗前，争相眺望北京的夜景。坐在我身边的小方象发现了新大陆，激动地向我们宣告：“你们看看，北京城里的电灯真多。多得象米饭粒。”

车轮渐渐地放慢了运转的速度，徐缓，平稳，庄重，畅达地向着旅程的光辉终点靠近，靠近……喇叭里传来了女播音员甜润的声音：“旅客同志请注意！旅客同志请注意！由中南局调来中央的干部，列车停稳后请你们不要下车，有人来接你们！”我们顿时高兴得又喊又叫，争着把脑袋向窗外伸，睁大眼睛，在月台上熙熙攘攘的迎接亲朋挚友的人流中寻觅着，判断着谁可能是前来迎接我们的人。

列车刚一停稳，办公厅接我们的两位同志就出现在我们的车窗前。他们正是曾经亲自对我们目测考察的老袁和老王。

走出北京站，我们的神思都有些恍惚，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灯火辉煌的璀璨世界，使我倏然联想到那神话传说里迷人的天堂。啊，北京，敬爱的毛主席！我——贫穷的豫中平原的一个贫农的儿子，来到了你的身边！真是作梦也不曾想到。北京秋天的夜晚，已是凉风袭人，但我们丝毫不觉得，只顾东张西望地看个没够。

老袁和老王提醒我们，让我们披上带来的衣服，不要受凉。老袁知道我们这些人没到过北京，多数人连省城也是这次选拔干部才第一次去。他一边走，一边指点，讲述北京车站独特的建筑风格，介绍1958年北京城内的“十大建筑”。忽然，停在离我们不远的两辆小车上跳出两个人来，穿着一式的黑色皮夹克，在灯光的辉映下油光锃亮，衬得人分外精神。还没等我们步入停车场，他们已来到面前，和我们拉手，接我们手中的行李，并且热情地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原来他们两位就是早年在延安时期的中央机要通讯员、全国胜利后跟随中央来到北京的老驾驶员。来接我们的这两辆小车一辆是“胜利”牌轿车，在前；一辆是嘎斯69吉普，在后，我坐在“胜利”轿车里。

出了北京站路口，向左一拐，便上了那条笔直、宽阔的长安街大道。这时，驾驶员有意减速行驶，告诉我们前

面就要看到天安门了，让我们注意。我马上瞪大了双眼，把目光探向车窗外面，倏地，一座被无数五彩灯光勾勒出轮廓的辉煌建筑从路边的松针中飞了出来。哦，天安门！气势磅礴，巍巍壮观，比我在画报中见到的气派多啦！我激动地叫起来。老袁和老王回过头来朝我笑了笑，转而又对司机讲：“再慢点！”这时其他几位新同志也和我一样，一个个把头伸出车窗外面看个没够。虽然是晚上九点多钟，但金水桥头的人流仍似潮水一般。车子过了天安门好远好远，我还不断地回头，透过车后窗的玻璃，向那座我们共和国的象征、民族的圣地张望。

小汽车不知是怎么东拐西拐，在一个灰色的大铁门前停了下来。汽车喇叭几声鸣叫后，两扇灰色的大门打开了。车子一直开到不能再往前开的地方，停在了院内唯一的一幢大楼的台阶下边。老袁和老王带我们进了大楼，一直爬到最高的四楼，打开一个大房间，里边已摆好床铺，还有四张写字台和几把凳子。只是我和李长辰没有被安排在这个屋内。我们俩被安排在一个只有两张床位的单间，张菊香就住在我们隔壁的女房间里。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地点和一心向往的地方——中南海了。

老袁和老王分别帮我们安顿好东西，又把我们召集到我和李长辰的大房间里，然后从房间一角的柜子里取出一盘茶杯，茶杯上有红色的小花瓣图案，精致雅洁。据说这是1949年开国大典时，江西景德镇瓷器厂特地为人民共和国制做的礼品。

大约十一点钟左右，老袁和老王又把我们带到楼下食堂里用晚餐。这顿晚餐，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大鱼大肉、山珍海味。主食是馒头，副食是一人一盘洋葱炒鸡蛋。老袁和老王把这菜称为“鸡子炒葱头”。炊事人员看到我们共有十二个人，大概也是为了使这顿饭吃得热闹，索性把两张方餐桌并在一起，每人一盘菜，配着碗筷摆好后，又在桌子中间摆上了一筐馒头和两个大盘子。盘子里面盛着各式各样的咸菜（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北京六必居八宝酱菜”），还有炊事人员自己泡制的圆白菜、红萝卜、莴笋合成的泡菜。再就是一边桌子上的那个大铜盆里，盛满了酱油葱花汤，香味四溢。老袁和老王又把它称作为“高汤”。

尽管餐桌上的饭食并不很丰盛，但比起我们在农村、在学校的生活标准，还是要高出一节。因为在豫中平原上，我们的吃粮定量是“够不够，三百六”，吃饱肚子不易，吃上白馒头更难。来到北京的第一顿饭，我们吃得特别香，特别开心。刚开始时，大家都不敢放开量吃。等到馒头筐里只剩下一个馒头时，谁也不肯再去拿它，只好去喝葱花汤。老王看出我们并没吃饱，操起筐子就往食堂烹饪间走去。不一会，便端出满满一筐馒头来，热烘烘的，还在冒热气呢！

“坐了一天火车，早饿坏了，快吃！快吃！”他一边说，一边拿起馒头向我们每个人手里塞，老袁也帮着为我们递馒头。几位老同志说着话，慢慢地喝着汤，有意拖延

时间。老王拍拍其中一个驾驶员的肩膀，笑着说：“在延安时期，我们几个年轻人一坐到饭桌上，就比赛谁吃得多。你们不知道，这个大老田，馒头一顿能吃八个！”老田也是个有趣的人，他冲着我们做了一个鬼脸，狠狠地咬了一口手中的馒头：“你们别笑，那是真的。我当时有个绰号‘大肚子汉’。大肚汉，大肚汉，能吃又能干！年轻人能吃是好事！”老袁笑着接口说：“老田是延安时期中直机关出名的劳模呢！”老田连忙说：“好汉不提当年勇。那已经成为历史了。不继续努力，也会被你们这些年轻人甩在后面呢！”

这是一顿亲热、欢快的夜餐。在返回宿舍的楼梯上，我和李长辰、小方三人走在一起，小方悄声问我：“你吃了几个馒头？”

“五个！”我回答。

“你猜我吃了几个？”

他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张开，往我眼前一伸：“这个数！”

“啊！”我不禁眼睛一瞪，“你小子吃了八个？”李长辰转过头来吃惊地追问他：“一斤呵（当时是一斤十六两）！你不会记错了吧？”

“没错，这是精确数字！”小方认真地向我们宣布，“要吃到十成饱，我还能再来它一个！”

我有些不安地说：“你这么大的饭量，等明天给咱们定了量，不饿你的肚皮才怪呢！”

“不要紧，我这个人，饱也饱得，饿也饿得，能吃经饿！”

就在我和小方说这些话时，李长辰在一边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我猜他是怕我们说的话出了格，被人听去会招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就寝之前，老袁、老王他们又到我们各个房间转了一圈，嘱咐我们抓紧时间休息。直到看着我们收拾铺床，他才放心地告辞。

躺在床上，熄灭了灯，我的心里仍然十分兴奋，回想着这半天来的经历，久久不能入睡。这时，大脑里忽然产生了一个疑问。几位老同志自北京站和我们接上头，除了在路上告诉我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到驻地后给我们作了一些生活方面介绍外，竟只字未提及我们今后在中南海里的工作，也未告诉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甚至也没有通报他们的职务、名字。这不能不在我心头蒙上一层神秘玄奥的色彩。

“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李长辰还没有躺稳，我便掷出了这么一句。他疑惑地反问：“对啊，这是不是中南海啊？”

我们俩分别躺在各自的床上，半闭着眼睛，继续争论、猜测，心中很纳闷。最后一致认为这儿不象是真正的中南海，顶多是中南海的什么偏门、旁门之类；也许根本与中南海不沾边。一想到这一层，心头不禁升起一股凉意。负责政审的干部明明告诉过我们：“你们是被选调到

办公厅，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工作的。”

为了安慰自己，我故意肯定地说着：“无论怎么说，这个地方总得和中南海有几分缘份。”

李长辰并不赞同我的说法。他打了个哈欠，带着心灰气挫的神情说：“事物都是运动的，可变的，情况也在不断地变化，这是辩证法。我看咱们也不能把情况看死了，缺乏精神准备。你知道现在关于我们这批人的安排会发生什么变化？”他看我不吱声，又补充说，“今天老袁和老王口封得那么紧，不露一点声色，这多半不是什么好兆头哩！”

我长叹了一口气：“半夜三更的，想找个人打听一下，也没处去打听。不知到底叫我们干什么工作？”

“你这就有些外行！”李长辰听我这么说，忽地一声从床上坐起来，一本正经地说道，“咱们是招来的机要干部，据说机要干部要求相当严格。保密第一，遇事不能乱问，乱打听，你要这么造次，可得当心，千万可别捅出漏子来！”

我觉得他象在装腔作势教训别人，便产生了几分反感。我侧转身，面对墙壁，不再和他搭话，不久便昏昏入睡了。

清晨，《东方红》清脆的乐曲撞碎了我的梦境。我睁开眼睛，静静地听着的响声，一下，两下……一连响了六下。这时，窗外已透进曙光。我恍然大悟：“噢……是报晓的晨钟！”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就是耸立在西长安街的电报大楼发出的钟声。

李长辰还没有睡醒，仍在均匀地呼吸着。多年的学生生活，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觉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我干脆坐起来，打开了自己随身的包裹，取出一本书来看。但心神却不在书上。

经过一个夜晚的休息，我的头脑变得冷静多了。对于李长辰在睡觉前说我的那几句话，反而觉得有几分亲切，心里又暗暗地佩服他。真不愧是名扬全省的“活雷锋”，是见过世面的人，对社会、对生活的见地显然比我高。

“啊！你早睡醒啦！”李长辰见我正背依床头坐着，一边埋怨我为什么不叫醒他，一边忽地用脚踢开被子，三下两下便穿好了衣服。漱洗完毕后，我们一起叫上早已起床的小张、小方几个人，到楼下去散步，等待开饭。这时才发现，我们昨晚进来的大门口并没有解放军站岗。走近那蓝底白字的门牌一看，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胡同9号。这一下，可把我们的心凉透了。这里根本不是中南海，也不是中南海的什么偏门、旁门。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直属部门。从这儿到中南海，还要穿过好几条胡同，走好远的路呢！

二 培训的日子

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我们这一批学员共十二人，分别来自几个省份，年龄都在十七——二十一岁之间。